秘籍网 www.miji8.com

永樂大典

卷七千七十八
之七千八十

十八陽
五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七千七十八
之七千八十

十八陽

五百五十七

秘籍网 www.miji8.com

Rara OA

2° 891 338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十八 十八陽

唐 實錄 憲宗十二

通鑑綱目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廊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故出爲廊坊觀察使

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

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廊坊耳作威福明日上以詰

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

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善遂趣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讀直

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

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

設濛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爲

秘籍网 www.miji8.com

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名按致其罪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曰時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秋七月立遂王恒爲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魏博牙内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祖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鄰者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

月必有自救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田慄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增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瀘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慄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郗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衆此除推心撫納必待軟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泣涕士衆鼓舞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

秘籍网 www.miji8.com

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宰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澧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慊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尹起莘發明前書田興請吏奉貢即書以爲節度至此又書遣裴度宣慰是皆予其應機之敏捷也憲宗用人若此得非能聽李絳之忠謀

乎置振武天德營田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涇州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官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遏光琦遣使叱承璀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王幼學集覽王名人主姓名　申版籍申請也版籍所以書戶口輿地

給復一年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倔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屈彊鄜涇

恒鄜州平盧藩鎮治焉今東平府是　蔡州彰義藩鎮治焉今汝寧府是　恒州成德藩鎮治焉今真定府是　鄜王問反

經度經營謀度也　度達

秘籍网 www.miji8.com

各反掎角相應掎角注見漢照烈帝章武二年尼止尼女乙反爾雅止也孟子曰止或尼之

癸巳八年春正月以田馳爲相州刺史馳興之兄也興幼孤馳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馳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悔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權德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賜田興名弘正劉灾益書法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目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茂昭書弘正甚美也書國忠書正己書全忠甚惡也終綱目書賜名五書賜姓三書賜名三詳天寶九貶于頔爲恩王傅頔久留長安欝欝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劉灾益書法入知政事何未罷相之辭也先是崇文請代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爲之未罷相也於是

徵還故書曰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後書裴度復入知政事義同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輩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脩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也天德故城僻處碻磝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孰無由知是無故而慶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効憲宗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劉友

秘籍网 www.miji8.com

益書法城未有書徙者此其書徙何非所徙也終綱目城書徙二是年受降城戊戌晉澶州城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膚知節度王忬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冠不暇尹起莘發明一橋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爲虜所據一以著邊將之令爲虜所罔也劉友益書法蠻夷之役不書吐蕃橋月何以書橋成而朔方無寧日也綱目之法苟有關於天下之故雖蠻夷必書是故吐蕃築原州城書貞元三吐蕃作烏蘭城書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張煦爲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爲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王幼學集覽

角射角校也兩兩相當習射以校勝負左授猶言左遷左手足不如右彊左授言貶下也振武秦鷹門郡隋置代州今爲振武軍東受降城隸焉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閒置乾元後徙此永濟柵故大同城地案

輿地要覽今大同路豐州秦爲上郡之北境漢爲五原郡地後魏置永豐鎮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天德軍治於此碻磝碻胡角反廣韻磽碻山多石也磝當作塙薄土也不寧惟是左傳昭元年文解云又不特如此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遽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

秘籍网 www.miji8.com

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大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而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罷書某罷恒辭也唯賢宰相則雖罷爲外官必書非是書罷而已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爲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尹起莘發明按六年十一月承璀出監淮南軍十二月李絳同平章事至今年正月甫踰再暮絳罷而承璀復入夫以李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得久於外服憲宗自謂去承璀輕如一毛而不知其重若泰山至於絳之爲相雖能勉強用之終非所樂是蓋昔人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者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克終劉友益書法繼書承璀何著私也絳與承璀不兩立者也絳在相位承璀無可入之理絳朝以出則承璀夕以入矣憲宗之拳拳於承璀如此網目此而書之所以病憲宗也史稱上欲相絳先出承璀吾不信矣夏五月復置宥州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

田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田鶻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廷歲月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我上不聽胡氏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堕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曰德輿得壻郁我及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綵髮間指爲貴驕始主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劉友益書法書下嫁多矣未有書某官某者此其書何於是帝美權德輿之得壻獨孤郁也命選公卿子居清貫者尚公主書司議郎帝意也自是鄭顥書起居郎于琮書校書郎帝保衡書右拾遺終唐世書下嫁皆清貫者帝啓之也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

吳武陵名請爲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爲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吊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吊祭不得入而還以爲重綯爲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因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爲重綯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君移河陽軍之爲喜也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常貫之同平章事

王幼學集覽 降主下嫁公主也深之李絳字清貫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尊行不翅數十人行戶浪反翅讀曰啻謂尊長行輩奚啻數十之多可制指者可制御而伏聽指麾之人亡命注見漢文帝五年輟朝輟止朝見也猶言棄世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孥給其家妻淫決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流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

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尹起莘發明弘正以魏博歸命今又遣兵助討淮西尤爲可嘉故特書以予之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

詰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執力單弱心狐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胡氏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釱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鋤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容曰天子所以釱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承宗　又上書詆元衡主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

府縣曰女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辛張晏所爲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云尹起莘發明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嚮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武元衡身爲上宰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兔豈不有愧於代天理物之任耶嗚呼此亦可以求其故矣自大盜遺禍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智力俱困而後已幸而元和臣主有志當世力以平賊爲事於是遣將出師毅然有守不以成敗利鈍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圜視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爲之動搖觀其叱去游說之人不顧詆毀之時與賊爲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股肱之位不失所守足爲唐之相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

相爲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爲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其官卒者三人重予之也於是見殺而其官爲元衡誠賢相哉以裴度同平章事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君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令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恱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

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詔絶王承宗朝貢八月朔日食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内兵數百人謀焚宫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甿乃中岳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賕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嘉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顔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絶世遣使遺之光顔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顔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拜贈使者并妓送之曰爲光顔多謝相

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盜焚桓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吐蕃請互市許之十二月河東節度王鍔辛鍔家奴告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卽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以一奴付京兆杖殺之

王幻學集覽 馬蹏殺圂人 蹏大計反蹋也圂人養馬者被馬蹋殺之 夢得 禹錫字 聽聽於府庭 杜甫詩聽聽國多拘注聽魚斤反字當作斤犬吠聲又通作狺楚辭宋玉九辯曰猛犬狺狺而近吠兮郭璞駝傳柳宗元作此傳蓋寓言以爲諷也 淮西三小州 申州義寧郡今信陽州是光州弋陽郡蔡州汝南郡三州皆在淮西屬彰義藩鎮心孤 孤一本作狐史炤釋文曰謂心若狐之疑趫勇 注見晉穆帝升平二年伊闕 注見周安王十五年陸渾 注見漢帝玄吏始二年舍山棚 舍如字館之也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

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時群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劉友益書法學士知制誥未有書罷者此其書何乎斷也於是討蔡未克徽俛各請罷兵上不聽黜之然後異辭息矣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常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蔡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照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益斷建陵門戟尹起莘發明自淮西用兵益賊竊發綱目皆一一書之者所以著憲宗力於討賊不以人情動搖之故而爲之罷兵也下書高霞寓敗其義亦然劉友益書法於是凡五書益逆黨盛也然則憲宗之斷誠不可及矣二月吐蕃贊普死新贊普可黎足立以李逢吉同平章事南詔勸龍晟爲其下所殺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劉友益書法凡書爲所殺譏不在人也於是勸龍晟淫虐不道故書譏之綱目夷狄之君書爲下所殺四貞觀二十吐迷度貞元六忠貞可汗是年勸龍晟大和六昭禮可汗三月皇太后崩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五月李光顏

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爲彰義節度使　八月帝貫之罷爲吏部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胡氏曰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下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王涯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譬如方欲決疣潰癰而已遇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葬莊憲皇后　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李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令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此人朕亦畏之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渾鎬與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摧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表滋劉灾益書法滋嘗書貶吉州刺史矣於是貶撫州則曷為不書削之也滋再命再辱以是為不足書也故削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表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畏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捐禍爾曹至於攻戰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表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初置淮頴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頴至項城入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王幼學集覽

甄別流品甄別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以討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葦籜師表車以人輓

而行者曰輦車輪正行而守轍者曰轂京師爲天下師表舟車之所輻輳也故以取喻唐突本作搪揬觸也搪或作撞杜甫課伐木序之利必昏黑撞突漢書孔融撞突宮掖須作意猶言當著心李憩色窄反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揚一作楊誤也今真州揚子縣南濱揚子江時此處置轉運院故曰揚子院北入小河東去揚子橋經揚州北去淮安入潁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即此自淮東泝流西過淮陰入潁水至項城入漵由陳州項城西入漵水陰與潕同音於斤反即汝南潕強縣水經云漵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鄢城鄢於建反許州縣也故城在今縣南五里與褒信縣白亭相近

丁酉 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既盡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撫之劉友益書法書行縣何特筆也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故特書之三月淮西文城柵降李憩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憩遣人將馬少良將十餘騎迯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剖其心憩許之士良無懼色憩命釋其縛士良請

盡死以報德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慰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慰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慰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慰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夏四月淮西郾城降官軍與淮西軍夾澱水而軍諸軍顧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澱水於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劉灾益書法一柵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闕要也文城降而後知有李祐郾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洄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五月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里不進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怛羅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

營胡氏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瀆瀆武無烈周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懾威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輕罷之無名爲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西將李祐 憩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林憩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憩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憩憩待祐益厚士卒亦不忧諸軍曰諜憩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憩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故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憩憩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著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蜜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憩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憩憩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

利衆皆悵恨懇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劉友益書法韋皐獲吐蕃將不書論奔熱此書李祐何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六月吳元濟請降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爲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秋七月大水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爲嶺南節度使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主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度支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

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貴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竟用宿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擒胡林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半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擒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

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鑽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悵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

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憩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劉友益書法襲未有書時者書夜襲何奇憩功也淮西之功惟李憩多予辭是故文城柵降書擒淮西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書賜爵涼國公書以李廓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憩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憩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憩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濂制聽各以便宜自

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二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官者爲館驛使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官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劉友益書法寵任官閹憲宗之大病也於是淮蔡甫平帝之病復作矣故書譏之據大曆十四年本用御史爲使以李祐爲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王幼學集覽 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輕則寡謀一本誤作而武不可黷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黷武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詩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文公集傳曰於音烏嘆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此頌武王初有於鑠之

師而不用退自脩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文誥之辭注見高祖武德三年福極之戒書洪範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成德謂成德藩鎮王承宗署散兵馬使署除也散上聲六院兵馬使蚶蛤音憨閤蚶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似蚌而圓記月令爵入大水爲蛤吳房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注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爲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往亡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不吾虞猶言不料我也左傳成八年其孰以我爲虞注虞度也迈旆旆旗類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旃繼旃曰旆注旃用帛全幅長八尺又以帛續旃末爲燕尾者曰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澥胡買反兵非出奇不勝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魏武帝曰先出合戰正後出爲奇正者當敵奇兵擊其不備風后因黃帝兵法以乾坤艮巽四閒地爲天地風雷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陣爲龍虎鳥蛇四奇或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遞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爲十二將兵曰四奇曰

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羈勒注見德宗建中四年建彰義節彰義淮西藩鎮也凡大將出則賜節以顯授具櫜鞬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石屬櫜鞬注杜預曰櫜韜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也記樂記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鞬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鞬櫜言閉藏兵甲也櫜音羔鞬音巨展巨偃二反又史記樂書曰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注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爲諸侯謂之建櫜也今李憩具櫜鞬出迎蓋取此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十八陽

唐　憲宗十三

通鑑綱目　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昕李公度屢諫之判官事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昕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二月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廷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尹起莘發明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元濟之誅才閱數月而土木之工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益殺宰相謀襲都城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出於李師道王承宗等所爲者尚爾連誅此正焦心勞思溝未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諸鎮臣服河隴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尤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況十僅一二者乎書脩麟德殿浚龍首池則中興之僞已祝於此矣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君子得不爲憲宗惜之劉友益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之李鄘罷爲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爲某官者予辭也鄘則曷爲予之鄘恥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過人遠矣是故張弘靖恥諫不行而去則罷書河東節度李鄘恥由宦官進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憲宗之世何多賢相也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横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横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相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矣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此非

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賜六軍辟仗使印舊制以官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劉友益書法辟仗使何六軍之監軍也先是李訥請爲監軍鑄印許之不書此其書何病唐帝也曷爲病之病帝之拳拳於官官而思重其權也故以官者爲館驛使則書賜六軍辟仗使印則書書曰賜印非請也特書譏之五月以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李師道

猜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奴婢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妻不欲遣子入質乃與二婢說師道曰先司徒以來世有此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力戰不勝獻未晚也師道乃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會李遜至師道陳兵迎之遜威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鄙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貢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貫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繫纍者以獻師道囚之五月以光顏鎮渭州謀討師道也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爲武寧節度使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八月王涯罷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唾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聽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使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栽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

論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鬻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鬻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鬻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胡氏曰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汨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後之人君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

惡移禹惟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爲朋黨而不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事暴橫恐亂華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覆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爲乎憲宗徒以強藩壓其群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監哉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

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挫心矣上從之是月孔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王幼學集覽 盧乎古反**橫海** 橫海藩鎮有州四曰滄景德 **阻兵** 馮險阻恃也馮讀曰憑依也**國兵駸駸** 詩四牡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注駸駸驟貌音楚金反字林音七林反馬行疾也 **辟仗使** 官名也辟匹亦反**胃刃** 前漢李陵傳胃白刃師古注胃莫北反犯也**妻子繫纍** 繫纍與係累通孟子係累其子弟注係累結縛也累力追反**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 貶楊憑爲臨賀尉取徐晦爲監察御史事在四年七月言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已非人之心**時內出** 屬下句時謂當時也內出謂於內庫發出繒帛令貨賣**柳泌** 姓名也泌兵媚反**楊劉** 城名也在鄆州之北劉或作留今東平府東阿縣楊留鎮是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灋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夫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漸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護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尹起莘發明書以宦官爲館驛使書賜六軍辟仗使印則宦人爲愈盛矣書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柳泌刺台州則求仙之志荒矣書遣

中使迎佛骨則惑佛之念盡矣憲宗號爲剛果而所爲若此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未幾金丹躁渴既不足以享長年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又皆宦人相與爲逆而宰相不能致詰凡此數事未泯若此躬自爲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綱目直書貶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而予之也劉友益書法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三而凶穢之禍無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北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慷慨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執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

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刃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貫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之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佚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詔諫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已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

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以劉悟爲義成節度使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脩好以觀其所爲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搥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執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昕貫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昕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爲悟帖遣使斬之北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禁易禁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鄧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鄧使刺史各得

行其職則雖有數帥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鎮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澶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執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疆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尹起莘發明自秦八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之大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造唐蓋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旰食不支至元和號為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幾兩河復失夫懲沸羹者吹冷虀方是之時幸而威令復振則當隨宜區畫漸復舊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殞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胈髀之勢而指臂運矣夫何唐人念不及此徒能因事

文在苟偷目前故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辛以此亡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其實止行於橫海一鎮而已有是文而無是實蓋惜之也程异辛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 史館脩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遏改稅斂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恢之辭任胥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秋七月 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二百萬斛 羣臣請上尊號 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 遂本錢穀吏性猶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

并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劉友益書法書後卒何徵也徵也何以名爲刺史書也以主帥而後卒之賤得以殺之則不網甚矣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賦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尹起莘發明富有四海謂之天子則四海之內皆天子之財也自後世置私藏於嬖臣有剝下奉上以求媚者然藩方郡國或興利以求贏或漁民而巧取其財猶有自來至於官者供洒掃之役今雖使之興領禁兵亦不過仰給公上而已安得復有餘財以供進奉者哉左右軍中尉非能神運鬼輸則其錢何從而得憲宗受其所獻獨不能少加思慮推原其所自乎由其心蔽於好賄故雖曉然明白之理亦不能察綱目於群然貢獻之中獨揭出中尉書之所以譏其貪惑迷謬受欺而不自知爲後戒也其旨微矣劉友益書法書病唐也德宗之病三一姑息藩鎮二寵任宦官三聚斂貨財憲宗有二焉以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八月以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鍔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

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欽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以王弁爲開州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redacted]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redacted]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謂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三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也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倩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眇眇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而殄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狥近功不敢大信故也

劉友益書法憲宗之篇

嘗書誘執盧從史矣於是復見譏也長沙王誘執英布則予其功此其爲譏何一從辛耳上以重爵誘而誅之不刑甚矣終綱目書誘殺九誘誅二詳高祖十二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府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楊旻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夠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吐蕃圍鹽州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地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貶裴潾爲江陵令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竭

起居舍人裴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堯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當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濟

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景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考德字羣曰言聖則皆在其中矣鎛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考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派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

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鍾以狄無詹為左拾遺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嘗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詹才行擢左拾遺兼詹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嬖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王幼學集覽 **宣政一見** 馬文昌雜錄曰今之文德殺唐之宣政殺也是謂正衙而垂拱直其北榮宴乃在東偏 **禮賓一設** 禮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為貞觀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 **賜衣一襲** 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賜襲衣 **遲** 思廉反 **文類將順** 謂裴度之文雖類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 **截陵戰十一年** 盜斷建陵門戰四十七枝 **中葉** 謂中代之主 **鎮兵** 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 **王常侍** 王遂 **蠻酋** 酋魁帥之稱 **桂管** 秦桂林郡唐置桂管管猶府也今廣西靜江府是 **容管** 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 **平一** 武儒衡曾祖名

庚子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靖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弒則何疑哉 尹起莘發明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及與中宗馬秦客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今分注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爲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胡爲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大行之狀爲何若推問左右藥發之由則是真僞瞭然在目而逆賊得矣既不能

然乃悉聽群閹所爲果何謂也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也以天子罹禍尚莫能明則天下事變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爲無臣子穆宗位居冢嫡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臣乃皇甫鎛令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爲失職耳夫以弑逆在他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逆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劉友益書法弑也曷爲不書弑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弑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弑何別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君臣之失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太和八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賀善贊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官閹二好奉佛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宮官救之得免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　劉友益書法泌方士也綱

目柳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係道古泌之下所以示臣子之道而戒詭遇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新垣平李少翁欒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爲相二人固辭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后郭曖之女也爲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爲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托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爲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而忍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家嗣娶汾陽愛孫正駙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辛致郭妃幽罹弒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劉友益書法有書立貴妃某氏爲皇后矣未有爲皇太后者也有書尊上母某妃爲太后矣未有尊貴妃者也此帝母也（原本趺）不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坤闈（原本趺）貴妃爲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已矣上與羣臣皆釋服尹起莘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終其禮者今憲宗之禍穆宗既不能爲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大倫甚矣故

綱目特筆於是月書之所以深罪當時君臣而貶之也不然他時釋服未有書而此獨書何哉劉友益書法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滔滔者皆是也不書書此以譏穆宗之君臣也君弑賊不討而視如常時踰月皆釋服且因肆赦而盛陳倡戲焉人倫滅矣故特書上與群臣皆釋服而責之也

自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重譏之二月赦天下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群臣惠以氣色使進忠君趨利論政君訴冤如此而不欽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止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崔群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質君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旦踐阼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以柳公權為

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劉友益書法。侍書學士。未有書者。書公權曰。嘉筆諫也。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詞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閤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劉友益書法。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稹也。曷爲病之。前書貶元稹爲江陵士曹。官官也。此書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官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附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特書之也。六月。葬景陵。以崔羣爲吏部侍郎。上召群對別殿。謂曰。朕幷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劉友益書法。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其太后者。逆辭也。書（原本缺）徙太后居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居二。崇德褚（原本缺）慶蕭氏。書太后歸其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原本缺）氏。書太后遷

居某宮一漢隱太后皆順辭也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令狐楚罷楚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爲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八月浚魚藻池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跡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諒闇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問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宴於是十有一矣未有書大者此其書大何人也君弑賊不討未十月而大宴綱目所深罪也故未半年而曹

丕饗士則書大憲弒未十月而穆宗設宴則書大皆罪其無父也舍是無書大宴者矣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祕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牙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劉友益書法承元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曷爲不書不必書也田興請吏詔就命之不書請吏則與代德之姑息何異目之所以著田興恭順之節憲宗應接之宜也今以承元爲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吐蕃寇涇州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

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爲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幸華清宮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諫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尹起莘發明既書釋服又書肆赦又書汝池又書大宴至是又書幸華清宮極矣穆宗縱情忘禮天理既滅雖欲久於其位尚可得乎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時黃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縳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王幼學集覽　郭曖音愛顏會掩曖日不明貌公除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玨與毅同音角易月之期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喪以日易月優雜子女記樂記篇及優侏儒優褲子女不知父子注優倡也侏儒短小

人也。優獮猴也。音乃刀反。與猱同。如猱之雜戲也。淫亂男女之尊卑也。

聽事 注見晉愍帝建興二年。不受命 先是河朔諸鎮不受更代。擅以其子弟傳襲。邀命於朝。遂爲故事。 華清宮 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年。始建勅賜名華清。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 複道 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主 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駙馬 國之壻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至晉尚公主者並加之。 中尉 案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

群書足用 事對 正直寬仁 聖德讜謀 事實 道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徵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唐杜黃裳傳。 國無飢寒 四夷朝貢 可謂道濟天下矣。韓文 庶幾二祖道德 見法祖 德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見賞刑 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若淄青夏登等陛下俘之。赦不誅賊。衆莫不懷盛德。故不淹日成大功也。李翺傳條與復太平大畧。 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李絳傳。 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度至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裴度傳。 立石紀聖德 見納諫 蠻荒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韓潮州謝表。 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

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況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輒依古作四言元和盛德詩指事實録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敬言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韓元和詩序功德　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昭示來世韓賀尊號表功勲　憲宗銳於立功皇甫鎛傳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　不淹日成大功李翺傳詳德類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韓平淮西碑陛下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致此巍巍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韓論潮州謝表又見功德蔡功惟斷乃成　卒收成功并見明斷祀　元和十二年祕書郎脩撰韋公肅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太常博士王彦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禮樂志聖考　皇帝大孝慈祥悌友見通類寬仁　生而聰明長而仁聖元稹傳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李渤傳韓愈書節儉　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食貨志時江淮大旱帝不赦令有所蠲弛李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宫人猥積而怨隔之患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帝納之李絳傳皇帝儉勤盥灌陶尻斥遠浮華好此綆紵勑戒四方

侈則有咎元和聖德詩明斷　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衆議卒收成功　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本紀贊憲宗英果明斷見賞刑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吳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阻駭朝謀天子赫然排群議任裴度政事倚以討賊遂平淮西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裴度贊十年諸軍討淮西不克韓愈奏言淮西殘弊困極之餘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中興　平夏剪濟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杜黃裳傳撥衰奮正當攘四方憲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耶詳宰相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之選彼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言皇甫鎛傳唐室中興章武而已舊史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運韓爲裴相公讓官表政治　天子新剪蜀亂厲精政治中外機莞殆多所參與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倖人裴垍傳韓愈遺渤書曰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李渤傳武德正觀不難及太可復寧而致李翺傳臣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

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如一朝（潮州謝表）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蔽欺外斬楊惠琳劉闢已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陛下聖明寬恕兆民欣戴（李翺傳）上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雲以仁厚爲先（權德輿傳）憲宗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刑法志）寬大之政（見節儉）天子慈（見恤民）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大平之期適當今日　天錫皇帝登茲太平　乾清坤夷境落搴舉（元和聖德詩）史臣曰延英議政事漏下率五六刻方退（舊史）正元失馭群盜其踞章武赫斯削平嘯聚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于頌聲（舊史贊）帝銳於治（見法類）寬大之政（見勤儉）中外咸理（見明斷）六者政之根本（見法祖）國家憲章全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韓潮州謝表）監戒　帝詔李絳崔群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頗左右曰卿等當作意向爲此事（李絳傳）帝嘗語宰相聽命之際不亦難乎此詔學士集前世事爲十篇以自儆鑒（崔群傳）法祖　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可以至此乎

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則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李絳傳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頃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元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率漏下五六刻乃退舊史本贊正心脩身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見道類綱紀權綱自出于頓傳紀律設張見中興操執綱領見道類詔令元稹拜左拾遺論高洪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閱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上悅召問得失本傳守令承奉詔條見政治賞刑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藩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頻降赦令蠲逋負振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立中外懈怠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嘗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

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傔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刑法志帝問前古所以治亂云云黃裳曰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杜黃裳傳訪問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絳遷戶部侍郎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常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趣出帝曰朕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問元宗開元時治天寶則亂何以一君而相反也李絳傳元稹上跡條十事憲召問得失

元稹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十八陽

唐　憲宗十四

群書足用納諫　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取筆滅宰相字批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執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藩傳時盛興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自立碑示人以不廣帝怒絳奏愈切帝悟曰徵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彼其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者纔十二何哉千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絳言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府所上跡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庶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下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

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望文帝絳曰是時貫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加以水旱比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茶縻酒（並李絳傳）

李渤累詔不起韓愈遺渤書曰方今天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李渤傳）

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按鍔誅求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言陛下得所獻與宰相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制征討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以來始以中人爲都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不亟罷之有四害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居易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曰是子我自扼擢彼乃敢爾我必斥之絳曰陛下所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白居易傳）　憲宗使人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韓愈上表曰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齊梁宋陳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乞以此骨付之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願少寬假以來諫諍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以表哀謝帝得表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乃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乃改袁州 韓愈傳

元稹傳選舉 韓愈字退之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容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本傳薦舉 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憒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跡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爲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並裴垍傳宰相 杜黃裳同平章事黃裳達權變

有王佐大畧性澹雅未始忤物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杜黃裳傳帝嘗裴垍方直李吉甫罷相乃拜垍同平章事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奬勸使盡言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政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幸人裴垍傳李藩遷給事中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李藩傳韋貫之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貫之沉厚寡言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韋貫之傳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綍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杜黃裳雖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凜然則不可掩也已杜黃裳等傳贊李吉甫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固乞免薦裴垍自代出爲江淮節度使六年垍病免復召還執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及再輔相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舊怨罷李藩左相而裴左遷皆其謀也帝亦知其專遂進李絳贊曰吉甫薦天綍謀謨是

矣鯁正有愧於父云李吉甫傳裴垍以病免權德輿進同平章事德輿善下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自始學主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籍風流自然可慕正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云權德輿傳李絳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爲相而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李絳傳武元衡同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勝禮信任異於他相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詔元衡代之八年召還東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武元衡傳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退然讓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輕重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裴度傳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皇甫鎛裴垍會嚴巫以辨濟師蔡平遂同平章事鎛既聚斂剥刻爲宰主雖市道皆唾之崔群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且言天下安危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

相若相鎛則四方解體矣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數進羨財陰佐所欲故帝排衆論決任之贊曰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切爲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言皇甫鎛傳程异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异以錢粟奢而至宰相自知非人望不敢當印東筆程异傳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舊史遵禮大臣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李絳傳裴垍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開說帝憚垍誡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裴垍傳李吉甫入相上尊任之官而不名本傳遣使憲宗初立詔潘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使并叅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譽望大失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戒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潘孟陽傳六年裴度遷司空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天子高選故效迎趍惡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裴度傳監司弁令元年李吉甫建言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二年吉甫爲相病

方鎮強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
史十餘人爲刺史本傳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日受俸委餘於
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庳屋丹召工教爲陶貧不能者畀
以財身往勸督築堤捍江長十二里實以跃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
灌田萬二千頃有吏王倉十年丹覆其粮亡三千斛與期一月還之皆謝
及期無敢違者宣宗讀元和實録見丹政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
民孰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政德被九州歿四十年老幼思
之不忘盧洪宣徙義武節度使洪宣政寬厚政事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
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洪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
貯飛狐洪宣計輓不能滿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
飢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循吏本傳　守令承奉詔條
見政治用人　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曰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
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
賊曲折帝益信伏　贊曰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請身
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裴度傳　帝惟今無賢可
任對曰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

天下賢者乃出　帝嘗言公等得無姻故冗食者當爲朕惜官李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李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耳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君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求至當而已李絳傳　天錫皇帝龐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續功臣嗣拔賢任者韓元和聖德詩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見刑賞親賢

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親者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李絳傳官制　李吉甫爲相疾吏員廣乃奏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碩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衰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以切商定乃詔韋貫之李絳等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李吉甫傳莊憲太后終度爲禮儀使帝不聽政宜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治否不常不

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官權聽中書門下詔可裴度傳恤民　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李翺條太平大畧　孩養無告仁滂施厚元和聖德詩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內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唯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韓愈潮州謝表　賦斂　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降省價就實價以重斂於民及裴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價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四年以久旱李絳白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上從之　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翺上疏請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並食貨志　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　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江

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李吉甫傳錢幣　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張武請禁之食貨志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判戶部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志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弊輕如故禁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人之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地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刻問同上　榷鹽　帝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劒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正元中益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仗眷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觀察使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防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鹽刮鹹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正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並

榷酤　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　食貨志

憲宗罷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使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討淮夷而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刻剥司農王遂京兆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賦財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敷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入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受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賦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　食貨志

十三年皇甫鎛累遷爲戶部侍郎帝方伐蔡急於用度仍哀會嚴亟以辦濟帝曰進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鎛既由聚斂割剥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鎛又建言損內外官廩以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度以其事聞鎛指所着韓曰此內所出堅牢可服彼

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皇甫鎛傳）李巽領鹽鐵薦程异心計可任累遷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度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奪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不敢當印東筆出爲巡邊使（程异傳）營田墾曰　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仲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通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碩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重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用人七千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庸地易上地民間苦之（食貨志）籍田　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韋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止（禮樂志）將帥　劉闢反宰相杜黄裳薦高崇文帝詔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尉討闢時顯功宿將自謂人人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自閬中

出郤翊門兵解梓潼之圍至鹿頭山八戰皆捷賊將伍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輾成都門走擒之檻送京師進西川節度使平南郡王　刻石紀功于鹿頭山（高崇文傳）　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遂檢校左散騎常侍隨唐鄧節度使居半歲請濟師襲青陵城禽栗將丁士良不殺拜捉生將士良曰吳秀琳以陳光洽爲謀我爲公取之於是禽以獻秀琳舉文城柵降拜爲將秀琳曰非李祐無與成功祐健將也嘗易官軍愬候祐護于野遣史用誠禽以還拜六院兵馬使六院兵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由是始定襲蔡之謀元和十一年師夜起祐以突騎三千人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襲張柴戍愬分兵絕澗曲郎山道夜半至雪甚馳城賊恃吳房郎山戍無知者祐等坎壍先登衆從之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始驚率左右登牙城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贊曰平蔡功愬爲多（李愬傳）元和九年討蔡李光顏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始裴度宣諭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而與烏重胤破賊小商河十一年敗賊柊凌雲柵十二年敗賊于郾城初光顏與都統韓洪有隙韓洪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衄之乃遣使以名妹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

者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阿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因泣下將卒數萬皆流涕士氣益振大敗賊于五溝由是賊悉銳當光顏而李愬乘虛得入蔡矣　贊曰世皆謂李愬持孤軍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功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虛堞以居故愬得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李光顏傳劉闢叛討闢杜黃裳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曰公不奪命澭實代汝崇文懼一誓死力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功于機蜀平帝曰時卿之功杜黃裳傳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自處進退度白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縛吳元濟裴度本傳奉使　九年以胡証爲和親使次幕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自將訖不辱命胡証傳八年田弘請和親詔商侑副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本傳兵武　于時討蔡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勝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

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置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裴度傳韓愈遺渤書曰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李渤傳陛下攘剔天凶複張太平裴璘傳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匹夫行誅元年僇惠琳暨關錡李平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予不可徧舉李文饒傳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儉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不勝憤躍謹撰平淮夷雅二篇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方城命懋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柳獻乎淮雅表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潞澤遂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韓淮西碑序天戈所麾莫不寧順韓平淮碑誅流姦臣元和聖德詩見政治削平嘯聚同上剪蔡滅濟見中興夷狄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平淮碑罷貢獻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孚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

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隍陌沒烽候列於效甸方刷祖宗之心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食貨志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賦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謂之賀物同上崔群爲中書舍人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群爲丞相巡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群以爲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崔群傳李絳爲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李絳無獻何哉答曰凡藩鎮有地則有賦或當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爲陛下謹出納爲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絳爲丞相王播爲鹽鐵使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播妄名羨餘不出廩祿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記降在位貢獻不入禁中李絳傳帝初即位荊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無得獻三年赦天下自今吏詣闕無得進奉四年李絳白居易上言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韓洪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李翺傳通類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旸而旸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鄰縱

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千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殭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入于牙不肯吐口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土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續命于廷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主其部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崇文奉詔進退規矩四軍聳作啟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千午闢棄城走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啼哭拜扣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宇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魏幽恒常秉盡海浦南至徐蔡遍外雜虜烜威赫德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伏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國南鱗筍毛羣宵升于丘奠璧獻竿飫羶燎鬱產祥降煜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逶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歡吁失喜噎嘔乾清坤夷境落寨舉帝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校賢任耆狡養無告仁滂施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厥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蓄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豈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救戒四方侈

則有答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任既剪既去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龐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大皇后泱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韓愈比擬　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元宗之度吳武陵與元濟書　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韓元和聖德詩譬喻　雷厲風飛日月清照韓潮州謝表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韓愈爲裴相公讓官表　齊魯平裴度奉觴上壽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反說迎佛骨于鳳翔　十三年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本紀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感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本贊中興不終見中興類　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殿詳見理財類　體題明斷英果　平僭亂親聽斷　中興太平　天造天錫賦偶天戈一揮四海盪定金節一耀兩河震驚　削平藩方電掃群盜奮發神斷威加四夷　英武挺出剛明有爲　開日照之明不淹日以定亂奮天造之斷又對天而紀休　強屬一平朝且入賀東齊一

剪地皆大同　德備乎聖斷先以剛況淮蔡三十年久爵荊楚之陋而河湟數千里未瞻雲霧之披　風飛雷厲奉命有歸乾清坤夷從令以始

明斷自已儉勤作君　耀天子之聖而淮蔡讋服舊皇帝之武而江河盪平　取梓州取蔡州復振境土平河西平京西再恢疆里賦隋子厚還平淮之雅發自其中退之紀伐蔡之辭成於惟斷**萬金合璧事對**　**仁聖**李渤傳渤累詔不起韓愈遺書曰方今天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歸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剛明**本紀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聖明**上李翺陛下聖明寬恕億兆欣感**睿聖**柳子獻平淮雅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正直**韓文皇帝正直剖白善否**英武**韓文諫佛骨表伏惟皇帝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神聖**上行賞表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臣唐中興之君**仁孝**唐裴潾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剋祓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勤勤**韓文皇帝勤勤盥灌陶冶又上仁聖注**英主**韓文永貞行嗣皇帝卓犖信英

王文如太宗武如高祖上聖唐元稹皇天眷祐祚我唐德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今以上聖之姿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女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兢兢業業韓文潮州謝表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育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近雖在千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如一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英果明斷上刑法志憲宗英果明斷然於用刑喜寬仁威武慈仁上兢兢業業注睿謨英斷唐本贊睿謨英斷近古罕傳大聖至神本紀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神籌獨得柳子賀破東平表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神籌獨得廟畧無遺受任推盡力之誠縱舍有感心之化廟謀必臧上伏惟睿文聖武皇帝天降寶運時歸大平自克憂禽庶剪蜀平蔡殊類稽顙惟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心臧斷乃成功韓平淮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以治之銳於立功唐李絳憲

宗玩於立功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爲足道哉德政行寬大上仁聖注刑喜寬人上英明果斷注仁化旁流柳子賀大赦表伏惟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寵寧間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諸生喜躍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德化必先刑法志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告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寬而厚物上吳武陵與吳元濟書今天子英武在賢同符太寬而厚物有玄宗之度仁以長人韓文尊號表陛下切崇德巨大平地成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仁滂施厚上聖德詩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日暘而雨雨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咀威聖踧踖蹈舞乾清坤夷狡養無告仁滂施厚并包畜養無異細巨雲行雨施上賀赦表臣伏奉制書大赦天下咸棄除罪與之更始今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陛下文思聰明神聖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寡鰥之重因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困憐鰥寡上仁牧黎庶上仁孝注困恤黎人唐元稹莱臣伏讀

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寢恤黎人之重困慶溢寰海上雲行雨施注恩浹幽明上雲行雨施注德合覆載韓文賀慶雲表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與天合德上賀雪表陛下深念黎氓慮形詞旨與天合德視人如傷視人如傷上注恩踰慈母上論天旱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陽春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憐念黎元同於赤子仁過陽春上注帛賜高年本紀賜高年者米帛羊酒秩罷諸道上食貨志憲宗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果斷天造神斷上唐聖注生知法式韓文聖德詩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權綱自出唐子頵傳權綱自出用人能用忠謀上剛明注誅流奸臣韓文元和詩今陛下誅流奸臣朝廷清明無有欺弊太平之期適當今日隨才授職李翺條奏復太平太宰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庭臣誅叛賊刷五聖憤恥隨才授職來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碩百姓歌樂拔賢任者韓文聖德詩績功臣嗣拔賢任者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寵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拔去凶邪上進學解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古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舉用俊乂上賀即位表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

昌運孝友之美寔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涕舉用俊乂涤竄奸邪雖虞舜去四凶降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四門登俊韓文宴河南詩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肅穆賢俊登諸郡貢英韓文宴河南詩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群儒負已才相賀簡釋精儒風復振上請復生徒狀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儒風重興柳賀分淄青表天賦昌期神閒寶曆復升平之土宇掩妖孽之根源農事載盛於稽芟儒風重興於俎豆朝無幸人唐裴垍憲宗選任精明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廷無幸人賞無遺功上吳武陵與吳元濟書罰無貸罪賞無遺功群臣盡節韓文裴度讓官表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寔群臣盡節之日才智効能之時才智効能上仁聖注得人致中興杜黃裳贊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稽天綍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任直興大化李翺陛下姿上聖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次成敗之事張為連屏唐李絳詔李絳與崔群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告切直之言見賜良箚上絳自知

言切且斥去惡取內署所上疏纂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曰臣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賜金紫親擇良芻與之排謀議任裴度裴度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在度之爲難也以聚斂相甫鎛上銳於立功注治平登茲至平韓文元和聖德詩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至平興其大化上用人門任直興大化注功治巍巍韓文潮州謝表陛下承天寶之亂按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功治也宜定樂章告神明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功德赫赫上神聖注中外咸理舊史贊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年穀衍熟韓文與李渤書年穀衍熟符貶妻至千紀之奸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委伏復張太平上聖德注莫不寧順韓文潮州謝表陛下自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闔機闢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勵精致治裴垍傳天子新剪蜀亂勵精致治發憤平叛上剛明注威令復振本贊自吳元濟誅強藩捍將皆欲悔過効順

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可覆掌而致李翺傳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比古道庶幾二祖李絳傳帝嘗稱太宗玄宗朕欲庶幾二祖之德風烈洪業浸衰蕃臣不軌法度焉敗壞紀綱焉廢弛幸唐祚之未終有憲宗之復起天挺神聖性資睿明其討叛也慨然而發憤其求治也渠然而勵精軫業業兢兢之念成巍巍蕩蕩之功令令鼓風雷之斷威宣日月之神德困恤黎人愛如赤子租稅不征取蠲免之例刑法雖用惟寬仁之喜或推恩以寓令或休仁而長人賜高年之米以示其愛慱罷諸道之稅以彰其施孚長人之道仁貴能體欲治之君德惟是先思廣飢寒之賑詔令通負之蠲德宛同於覆載寵無間於幽明用人授一職也各隨其器行一賞也不遺爾功賢者盡為之賓禮幸人舉見於朝無義不惑衆謀能用忠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禮賢仁而興太平任正直而成大化李絳真骨鯁也倚以作相裴度誠股肱也命之董師黃裳言治亂之意佳納虛懷权翰語富足之原訖從降意定蜀賴黃裳之畧平淮倚裴度之勳不軌請繩納言於裴垍擇賢信任可奏於崔群虞知人為難也此則德光於有虞禹求賢克勤也此則明如於大禹元衡名重於岱嵩李渤望

隆於星鳳雜對復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擾我理咸得其區分年穀豐登芳仰父俯子朝廷清明芳歸牛休馬

昌黎紀伐蔡之辭成於惟斷子厚述平淮之表發自其衷克夏禽吳辛建太平之治滅淮剪蜀始隆再造之勳聲律會元勤儉躬服澣濯食貨志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惡衣菲食通鑑七年魏博既歸李絳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士卒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於是遣裴度至魏博宣慰賜之睿謀英斷舊史上自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天造神斷是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注蔡功惟斷乃成平淮西碑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斷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在斷與不斷韓愈傳十年諸軍討淮西不克韓愈奏言淮西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選舉命舉材堪縣令李吉甫傳吉甫建言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天下翕稱得人裴垍傳李吉甫始執政謂裴垍曰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

崔群跡三十許人吉甫籍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元和朝無幸人**同上裴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爲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惟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朝無幸人詢聞**詢訪道理**通鑑五年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曰陛下詢訪道理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人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策**問元宗治亂**李絳傳憲宗問絳曰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一何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延英講天下事**同上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超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訪問隨事補益**同上帝每有訪問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八百**召訪元稹得失**本傳高洪等出爲刺史旬月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信天下憲宗悅召詔得失**問前代所以治亂**杜黃裳傳帝嘗問前代所以治亂又李藩傳帝嘗問前代所以家給或匱乏何致而然將相**問諸將才否**裴度傳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洄曲兵帝以度知人**言賦得宰相**同上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我得宰相度因上書論不可

帝不納諸人始得乘隙宰相委心任之通鑑德宗不任宰相由是裴延齡
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委心任之軍國樞機歸
宰相見庸謀英斷注及題迎佛骨本紀迎佛骨于鳳翔信用非人本紀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
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不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
也中興不終李絳贊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
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爲足勝大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命泌求藥
本紀十三年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土木浸興通鑑十三年上
命浚龍首池起亭暉殿土木浸興矣欲崇臺沼宮觀皇甫鎛傳帝以天下
畧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數進羨財陰佐所欲遂以
鎛异同平章事體題神聖剛斷　神武威武　文武慈仁賦偶濟世戡亂
勵精立功　有李藩芳曲全諫詩之節有裴度芳炎任征誅之寄　淮西
逆虜指日蕩威河北叛將望風臣順　東威武聰明之斷成鋪張揚厲之
休　平淮之志發自宸衷伐蔡之功成於獨斷　平庸蜀舉強吳取淄青
定河北欄江網體字聰明英睿　寬仁正直　睿謀神斷　英果明斷　聖德武功
天造日照事實道德尊道德見法祖幾道德同上議功雲臺段文昌

碑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集大功柳文皇武受命丞相度帥集大功也
于廟告功同上方城邪于廟告功以顯萬方中興之功見明斷寬仁仁
聖又韓愈遺李渤書方今天子仁聖仁牧黎庶裴璘傳陛下以孝安宗廟
以仁牧黎庶勤儉漏下五六刻舊本紀嗣位之初帝曰先聖之代猶須
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去下五六刻
方退月率六七朝裴度傳帝縱弛日晏坐朝廣諫曰此陛下月率六七臨
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猶畏近附英益掃恐萬機有所壅閉帝
嘉納焉數視朝斥遠浮華元和聖德詩詳見通類天造柳平淮表陛下
天造神斷天日清明韓愈與崔群書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賡而果
斷歸登傳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賡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以爲
讜言朝廷清明元和聖德詩朝廷清明無有歎欺日月清照見兵武贊成
賡斷見潘鎮鞬馳以斷同上太子元稹獻書元稹傳始王叔文王伾纂
幸太子宮而曉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云云成王所蘊道德也
所近聖賢也扶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太宗爲太子選
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不三四年而名高盛斯遊習之所致也願令皇
子伯諸王齒胄謀業行嚴師問道之禮正邪本見納諫內鑒戒龜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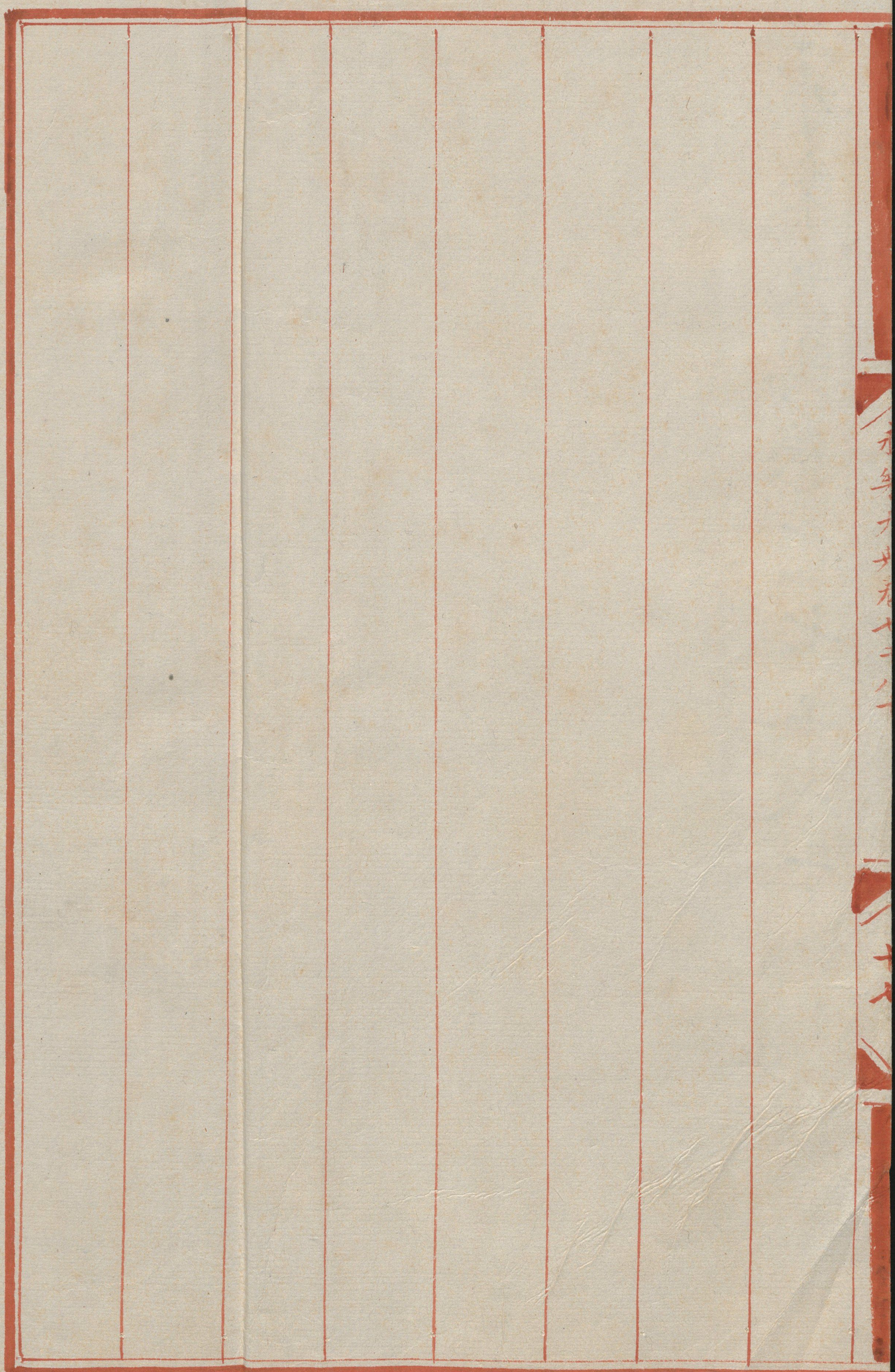
成十四篇通鑑又讀正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元宗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記漢書三國晉書晏子春秋新序説苑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德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謹征伐八曰謹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脩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録勲賢分爲上下卷且曰前代君臣事迹元和四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則御坐之右遣中使以屏出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以示卿藩等上表賀杜漸亂萌元稹傳以職諫議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數疎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臣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云云陛下即位已一歲曾未有進一計獻一言而受賞者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勸者以陛下膺博洪深勵精於治視正觀何如哉取朝上十事云云幾致昇平穆宗紀舊史臣曰章武當國命之不行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俊總覽英雄果能振人盜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年已後之士復入提封方萬户受弊之祇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孔戡四事孔戡四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

三田不盡舉四確人爲弊憲宗異其言居易遷拾遺白居易傳曰居易遷左拾遺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納禁中居易以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渤三術李渤上平成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國論議論持異權德輿時李吉甫再專政又自用李絳雖贊大職是時帝切于治事臣細先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主帝前遽言丞下德輿從容不罷有所輕重休師督戰裴度傳宰相李逢吉建言餉給煩廣宜休師惟度請督戰排群議同上贊天子赫然排群議有度政事倚以破賊盬籠議韋處厚傳張平叔請盬籠以就天下之貨帝下其議處厚發十難以進平叔愧縮朋黨可不戒哉李絳傳帝患朋黨以問李絳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王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人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漢時名節骨鯁上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訟亡天下可不戒哉以爲難辨裴度傳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佐公朕惡夫立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辯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

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程异皇甫鎛所陷
牛李憾結通監初李吉甫作相牛僧孺李宗閔上直言萊誦抵當路吉甫
訴僧孺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卒德裕與僧孺相嫉由是牛李
之憾結矣上供輸度支食貨志宰相裴垍合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
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專其上供皆輔度支藩鎮凡易三十
六鎮李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廢最分明承宗納質裴度傳初坐
蔡土承宗懼度遣下士栢耆未明脅說承宗獻德隸二州承宗予崔權入
覲始判滄景德隸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始離竟殄宿盜舊史德宗懲
建中之禍姑且藩臣正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志攄宿憤延訪嘉猷始
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
耀武申威竟殄兩河宿盜雄我章武之果斷也晉公內不慮身計外不恤
人言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腎相元和中興之功公胡遜焉賀尊號表韓
文賀尊號表發揚洪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陛下子育億兆視
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
施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
國無飢寒四夷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賦句聽斷我擅聰明我全清照

伴曰閩休對天　削平藩方電掃群盜詹發神斷日清四夷　握權柄於乾旋之始掃翳氛於日照之初　風飛雷厲號令詹發日照月臨妖氣掃清　麾天之戈豁開日月之清照攬地之圖坐致淮河之收復　指授之頃而定蜀之凱旋掌覆之間而平淮之捷獻　開日照之威而赫若德輝詹大造之雄而淵乎神熾　河湟如當復則財力必聚涇隴有未備則鎮兵始出　耀天子之聖而日月清照運皇帝之神而風雷令行　三日破澗曲士氣百倍半夜襲蔡城軍聲四馳　奉命降從豈惟河北之諸郡投甲呼舞不持淮西之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允吕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軺

Rara OA

2° 891 338

STAATS-
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